

立竿见影



林立 / 文

陆川导演那条被热议的微博,让我看《抓娃娃》时分外上心。我想通过这部喜剧电影检验一下我对“低质强碱性搞笑片”一词的理解是否正确。

百度告诉我,碱是指在水溶液中电离出的阴离子全部是氢氧根离子的物质,而“碱溶于水能发生完全电离的,属于强碱”。

我认为陆川用这个化学名词来形容《抓娃娃》,意思是这部电影纯粹是搞笑段子组成,虽然电影该有的元素都有,但和电影艺术完全“电离”,是一部“低质搞笑片”。

带着批判的眼光观看《抓娃娃》,我从头笑到尾。笑的同时还特别清醒,看得出某段搞笑在讽刺什么,某段搞笑是在砸碎什么。

尤其看到片尾,被马成钢、春兰夫妇从幼童骗到高中毕业的儿子马继业,竟然通过成为长跑运动员与恐怖的父母、悲惨的人生达成和解。

我想说,我同意陆川的意见。我不相信他的微博账号被盗,我觉得陆导老辣地总结出了《抓娃娃》的精髓。《抓娃娃》的“强碱性”是如此明显,导演、编剧、主演都非常明白自己在创作一个剧情和现实“完全电离”的喜剧电影。

但这“完全电离”的状态,我非常受用。换句话说,我觉得《抓娃娃》是“高质强碱性喜剧电影”。

很多人在聊《抓娃娃》时都提到了《楚门的世界》,前者借鉴了后者的故事框架。马继业被父母和一支教育团队精心欺骗,在监视中生活了18年,和《楚门的世界》中活

《抓娃娃》:沉重的故事,轻松讲完

在“真人秀”中的楚门如出一辙。然而基本上不会有人认为《抓娃娃》和《楚门的世界》有可比性,为什么?我觉得区别就在“搞笑”与“喜剧”的区别。

以沈腾和马丽为代表的表演团体开心麻花,最显著的特色是“搞笑”。他们的舞台剧,尤其是改编成电影的那几部——《夏洛特烦恼》《李茶的姑妈》《西虹市首富》,都以“疯狂搞笑”为人所知。

这些主创绞尽脑汁要让观众放声大笑的作品,有种“别把我们当人”的狂放气质,一些较真的观众笑完之后甚至会有“负疚感”,觉得自己是被拉下水的。

《抓娃娃》仍然延续了开心麻花这种“疯狂搞笑”的能耐,很难有观众看完片能绷得住脸。正是因为这种让人没法不笑的特质,让一些观众习惯性地认为《抓娃娃》很低级,甚至无法接受“富豪父母营造一个穷苦环境欺骗儿子18年”的设定。

有趣的是,《楚门的世界》的设定更加不现实,但很少有人挑剔。因为讽刺某种现象,似乎应该像《楚门的世界》那样认真铺陈细节,一点点推动主角在谎言中觉醒乃至奔向自由的情感曲线,才算是严肃地去探讨某些社会议题,才能让观众们愿意反思、讨论。

《抓娃娃》着力点似乎都在马成钢、春兰那些弄巧成拙的搞笑桥段上,仿佛他俩是在和观众玩一场“不认真”的喜剧剧本杀。当人们这样理解《抓娃娃》时,感受到的自然是电影与现实的“完全电离”。

但我感受到的,恰恰是一种刻意为之的“间离效果”。

观众越为马成钢夫妇发笑,越觉得他俩不切实际,就不知不觉走入另一个主角马继业的内心世界。有这样的爹妈,马继业最后会怎么样呢?到最后,马继业必定会发现一切都是“监视”“算计”“谎言”。这个用“疯狂搞笑”手法去讲述的悲剧,只有“把戏拆穿”这一种结局。

怎么收场?带有这种疑虑的观众,或多或少对“父母辈的强迫性教育”现象要么有亲身经历,要么在生活中屡见不鲜。现实中这种案例的结果,基本都是苦果。

让我大为意外的是,临近结尾的一场闹剧,直接稀释了我对“如何收场”的疑虑。

片中马继业长期坐轮椅的奶奶,真实身份是教育专家李老师,因为打篮球被马继业看到漏了机密,不得不提前“领盒饭”,上演心脏病突发死亡的戏。

灵堂上,不知情的马继业真情实感地痛哭、嘶吼,“躺平”的奶奶一次次情绪起伏,最后直接坐起大喊孙子。马成钢夫妇和其他“演员”不得不多次阻止奶奶“诈尸”。配合上司仪那段“奶奶一定会飞到清北大学的上空等着你”的煽情语句,整场戏的讽刺效果被拉满。

这是最典型的开心麻花式的疯狂搞笑手段,让我顿足大笑。但让我感到不舒服的是,在笑的间歇,我也在流泪。我不舒服是因为在这场戏中我极度同情马继业,我觉得我不应该在他如此悲痛时放声大笑。

我惊觉这次的开心麻花是如此认真地在搞笑,用夸张表情、丰

富动作来虚化他们的真实用心,轻轻松松讲完一个沉重的故事。

灵堂一段让我突然发现《抓娃娃》的主角其实不是马成钢夫妇,以夫妇为主的搞笑桥段只是不断膨胀的气球,最后扎破气球的是马继业。

现实中不会有马成钢夫妇这样又可怕又可爱的父母,但马继业这样的孩子并不少。

灵堂痛哭这场戏,其实马继业已经扎破这个气球,这场戏的悲情状态,更贴合应有的结尾情绪。反之,后面高考考场上的自导自演以及片尾最后的和解,都是气球已破后的空虚。

马成钢和春兰看着长跑比赛中拿不了名次的马继业,笑着感叹这个儿子“又废了”,还开起“再来一个”的玩笑,还有什么比这更戏谑的结尾吗?

其实也不是完全戏谑,马继业看到其他运动员丢了满地的饮料空瓶,忍不住捡起来兜在怀中傻笑着继续跑。表面看是对“捡破烂”的童年的感怀,其实仍然是明晃晃的讽刺。

《抓娃娃》的宣传海报,是马成钢和春兰两人的搞笑回眸。我觉得更适合作为海报的,应该是马继业在高考试卷上用铅笔画的那只白鸽。

表里不一,虚实一体,《抓娃娃》有很多可以细想的地方。比如,为什么片名叫《抓娃娃》?我想不明白。

它的英文片名《Successor》更直接,直译是“继承人”。马继业会继承马成钢的财富,那他会继承马成钢那种主导一切的意志吗?

谁知道呢。

京韵京腔,够味儿

赵佩蓉 / 文

最近读了叶广岑的一些小说。在《采桑子》中,通过一座亭台楼阁,了解了一群满族子弟的身世飘零。在《状元媒》中,通过皇室后裔与平民女子的婚姻始末,看到没落贵族家庭的辛酸。在《去年天气旧亭台》中,感悟胡同深处的人情世态。叶广岑的小说,用北京话讲述老北京风物、人事更迭,折射出特有的地域特色和文化体验。京韵京腔,够味儿。

叶广岑的小说,大多讲述满族旗人后裔与老北京之间的精神联系,具有浓郁的城市文化意味。京剧,在小说中占据重要地位。小说中的人物爱听京剧会唱京剧,吹拉弹唱都堪称专业。《谁翻乐府凄凉曲》中,全家养有私人戏班,可供随时欣赏。大格格金舜锦受父母宠爱,清高自傲,除了戏曲,眼里不容他物。大格格生日那天,父亲率领家人办了一台京剧专场来庆生,规模、唱腔、做派,无不专业戏班汗颜。后来的北平名媛演中,大格格一折《春秋亭》引得一座皆惊,街上“比肩接踵,欲睹大格格风采”。

在叶广岑的小说中,京剧不光是一种娱乐形式,也是从官方到民间对传统文化的尊重和传承。她吸收了京剧的

很多情节,借鉴京剧的叙事结构,淋漓尽致地为京味小说添上精彩一笔。

叶广岑的小说中,刻画了闺秀遗风、帝胄风范。帝位已废,旗子弟世代为官的荣耀不再,但是与众不同的贵族心态已经根深蒂固。他们举止有风度,精神上保持高雅。哪怕贫困,闲了的时候,他们总是端一碗“高末儿”,坐在院里跟他们的“大白”“花脸”“黄毛”聊天。七舅爷牧畜,听下午戏出来,见时间还早赶到朝阳门外看日落。他们撑着居高临下的优越感,生活上尽量有“范”。《状元媒》中,“我”的母亲婚前依靠“补花”的手工艺活来养家。出嫁后,她变成学者的太太,得时刻保持清醒和做派。作者以独特的视角,从生活小事着手,表现了与时代关联与地域关联的生活情景,体现社会百态。

语言是小说中最基本的元素,是小说得以实现的重要手段,也是小说的骨肉血脉。作家在小说中表现出来的独特风格,要借助语言去落实。叶广岑的小说,延续了满人入关后的官话,以及满族汉化后的口语,散发出俗白、凝练的审美特色。“大格格着青衫,拂水袖,款款上台,容华舒展,清丽无限。未曾张嘴将那些群魔乱舞的爷全比下去了。”带头喝彩叫好的是

厨子老王,老王在家耳濡目染,一个山东人竟对京戏爱得不行。书中写道:他粗声大嗓,山东人的豁达豪放,都汇集在一声“好”上。短促而有力,点在节拍上,与唱腔浑然一体。哪怕身边有王公贵族总理大臣,他照喊他的,不脸红,不畏惧。读到这一处,真是拍案叫好。既细致描写大格格唱青衣的服饰神态,简洁无赘语,予人想象的空间,又深入刻画厨子老王的神态、声响。视觉和听觉交织在一起,正面描写与侧面烘托相结合,将读者引入特定的情境中,如同品尝老北京的茯苓膏,清雅有余韵。

类似的文字俯拾皆是。“甬管演什么戏,父亲上台,爱用喷呐大开门”,以壮阔场面,大布雄威。“台侧一通小锣,急促的碎声中,不知怎的跑出了老五”。老五“上边穿着短黄蟒,下边两条腿却光着,白丝袜上蹬着三接头皮鞋。真是忍俊不禁。家里演戏的场景,既是可听的,又是可视的,在不疾不徐的淡语笔调下,顺畅成京韵京腔。

是怎样的积淀让叶广岑在小说中,不做作,不拿捏,从容舒展地表达京韵京腔呢?

1948年,叶广岑出生在老北京东四十条边上的深邃胡同。她的家族是曾经的清朝贵族,祖姓叶赫那拉。

这个姓氏,因慈禧太后而广为人知。家庭背景对她的创作产生深远的影响。她从小穿行在老北京的街巷、四合院、胡同,长期浸染在古建筑、戏曲、古玩中。《文心雕龙》里说“操千曲而后晓声,观千剑而后识器”,厚积而薄发,写作时自然能得心应手。辛亥革命后,世家衰落。叶广岑先后经历过赤贫、潦倒、插队。对老北京的风物、人事,有所感,有所念,有所悟。48岁开始,她直面家族在时代变迁中的磨难与困顿。以家族故事为基础,讲述发生在“我们家”的鲜为人知的故事。从这点上说,叶广岑小说中的京韵京腔,是带着个人化印记的。

叶广岑的京韵京腔,得益于深厚的古典美。她饱读诗书,诗词歌赋信手拈来,拓展了小说的美学境界。“谁翻乐府凄凉曲,风也萧萧,雨也萧萧,瘦尽灯花又一宵”,小说的篇名连缀起来,就是纳兰的半阙词。古典诗词的融入,加深了小说的文化底蕴,增强了小说的文化价值。同时,叶广岑从心底惦念传统的民俗礼仪,对中秋节要买兔儿爷、春节的红烧鱼和醋焖肉等饮食生活、节庆仪式有着深刻记忆,体现出小说的独特韵味和文化内涵,既是对老北京传统文化的重新激发。

一门发现的艺术

——读摄影画册《朽木造极》有感

陈伟华 / 文

沈华锋、沈世杰编撰的《朽木造极——吴先金根雕艺术作品》,通过精选的200多幅摄影作品,全面展示了自然型和雕刻型根艺作品的艺术魅力,以及根雕艺术家化腐朽为神奇、变枯根成瑰宝的艺术境界。

树根、枯根,本是艺术,因形取意,以形传神,便形成了“根雕”这门造型艺术。在仙居这方水土,台州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、浙江省技能大师工作室领衔人吴先金,从事根雕艺术有53年,创作出2000多件作品,分别在仙居城关以及双庙两地,先后建起根雕艺术馆。其中双庙乡根雕博物馆,入选“2024年省级农村博物馆”,内陈列1000多件作品。

《朽木造极》集自然之美和巧妙塑造之妙于一身。该书分《雕佛》《雕灵》《静观》《问道》《脱俗》和《本源》等

章节,向读者呈现了一位根雕师的匠心坚守,以及他对艺术苦心孤诣的精神追求。中国国家博物馆副馆长白云涛为书作序,他评价道:“这是一部具有很高的鉴赏价值和收藏价值的精美图书,相信在给读者带来美好的品鉴的同时,必将深深震撼人们的心灵,激励人们奋发向上、砥砺前行。”

从积累根雕作品,到拍摄照片,再到成书,这本画册前后历经5年时光。《朽木造极》汇聚了吴先金根雕佳作200多件,这些作品精、奇、巧、绝,形象逼真,造型优美,富有哲理,尽显名家风范。同时融合了台州本土地域文化和风土人情,大多作品都饱含着自然天成的物象之美。

读后发现,吴先金得到树根,假以斧凿,这样一来,残败的树根,便会化身成为脱俗雅致的艺术品。他用手中的刻刀和凿子,雕出了源远流长的中国故事和中国文化。

在这本书里,传统的古老厚重与现代的灵动鲜活,相映成趣。雕佛、雕山水、雕灵、雕美、雕源,正所谓“文者笔驰天下,雕者刀琢苍生”。吴先金的根雕作品,不断将读者带入一个梦幻瑰丽的艺术世界。

花梨木是明清硬家具的主要原料,花纹美、木质优,除了有收藏价值外,还有养生功效。由吴先金雕琢的《爱情的力量》,取材于花梨木。该作品注重天趣和人工的有机结合,突出神韵、意趣和思想内涵,又有现代人的审美趣味。或奔腾跳跃,或回首长嘶,或腾空而起……《八骏马》这件作品,构思新奇巧妙,造型生动自然,不仅展示了马的美丽和力量,也反映了根雕师对马真挚的情感,以及细致的观察。

作品《烟霞之恋》,则取材于老香棕。它展示的是民间记忆里的生动传说:相传七仙女下凡到烟霞(今仙居),便爱上这个地方。回到天庭后的

她,便瞒着王母娘娘,再次偷偷下凡。她在烟霞故地重游,不料被一个柴夫发现。因为那天下大雨,柴夫也回不了家,在等待雨停。黑夜的雨雾散开,他突然发现七仙女在翩翩起舞,转眼间又飞往天空。根据这个传说展开创作,吴先金的作品《烟霞之恋》问世。作品《一带一路》,取材于崖柏。源自“恐龙时代”的神奇植物崖柏,它生长于悬崖峭壁,汲取日月精华,涵养山川灵秀。该作品寓意有“丝绸之路”,内涵丰富,意义深远。还有《长情》,则取材于香楠,上雕刻了一对历经岁月沧桑的老年夫妇,相依相恋,情深意长。创作时,吴先金以夸张的造型、生动的表情、细腻的手法,诠释了人间真情的可贵。

作者通过镜头告诉读者:“人们习惯称根艺是一门发现的艺术,实际上这个‘发现’,就是对艺术的想象和创作。”想必读者读书后,会引起共鸣。

《台州古村印记》选登 10

浦洋上下台门:明代遗存 镌刻光阴



浦洋下台门正面

陈伟华 / 文 孙金标 / 摄

浦洋村,在黄岩西部山区茅畚乡,历史上有上台门、双具捣臼门、横台门、下台门四大台门,还有一里多长的龙墙等古迹。

浦洋村背东朝西,村南坐落着上台门,村北坐落着下台门,为明代建筑。两台门于2013年2月,被黄岩区人民政府公布为区级文物保护单位。而坐落在中间的双具捣臼门、横台门,均已被毁。浦洋上台门、下台门的建筑结构,虽然简单,但建筑风格颇具明代特色。其中,上台门占地面积6平方米,台门宽2.85米、高4.3米,由两侧方形石柱和石门楣、石砌门顶构成。在右门楣上方的石板上,雕刻着四组一斗三星斗拱图案;在方形石柱的右侧,搁置着石雕牛腿,用以承托石砌的月梁及屋檐的出挑。顶部由4块条形石板作为横列并砌,其上盖小青瓦。小青瓦在南方地区又叫蝴蝶瓦,俗称布瓦,是一种弧形瓦。上台门的石筑雕刻工艺比较精湛,台门整体建筑形若独脚金鸡状。

而下台门占地面积9.5平方米,宽4米、进深2.34米、高3.7米,是单檐坡顶式建筑。台门两侧石柱各为3根,中间石柱较大。门楣为木质梁方,台基呈束腰状。台门由条石和自然块石构成,石质柱础置放于石台基之上。木质梁枋结构屋面,其上盖小青瓦。下台门的石砌砌筑工艺比较新颖,石砌四角起翘,如同歇山顶式样。

明代石台门能完好保存至今的,已不多见,具有一定的文物保护和历史研究价值。

据《俞川牟氏族谱》记载,明成化年间(1465—1487),黄岩牟氏十五世后裔牟瑾、牟璠兄弟,从茅畚村下迁到浦洋。二哥瑾居上台门,取号“东麓”。胞弟璠居下台门,取号“西崖”。牟家有耕读传家之风,东麓和西崖两兄弟也都非常重视,以身作则,忠孝家风承祖训,诗礼德训遗子孙。

浦洋村隶属于黄岩茅畚乡,2020年被评为全国文明村。水口石塔位于浦洋村大田山东坡山岗上,建于明万历四十四年(1616),现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。浦洋村古建筑群大体保留着明代中期建村格局,留存有古宅、台门、龙墙等遗迹。

村里最有气势的要数横台门里的官封里(也称进士第),是明代西乡望族牟西崖(1461—1533)的基业,号“继德堂”。因西崖的公孙名贤,字越秀,为明崇祯癸酉年举人,次年连捷进士,声名鹊起,于是他的这座故宅,在山乡内也着实享名了几世。现中堂犹存。

水口石塔在浦洋村大田山东坡山岗上矗立了400多年,为省级文保单位。这里是九溪支流的出口,也就是风水堪舆所谓的“水口”,石塔的名字估计就是由此得来的。水口石塔建于明万历四十四年,由村民牟应魁与族人共建。石塔高七级,为仿木结构楼阁式实心塔,整座塔全由石质材料构筑而成。塔体修长,高10.6米。底部的须弥座雕工精细,内容丰富,六面有麒麟瑞兽、鲤鱼化龙、猴摘蟠桃、鲤鱼跳龙门等图案,塔身每层每面都刻有佛像,塔檐精心雕琢,刻出檐子、椽子、筒瓦、斗拱等仿木构细部。斗拱出檐,翼角起翘,遮阳挡雨保护塔身,它不仅具有实用功能,同时给人以美感。

水口石塔南边有将军庙,祀文天祥及杜浒、牟大昌、牟天与等抗元英雄。



浦洋上台门正面



“水口石塔”须弥座石刻